

还原真实的生活形态

□龚旭东

品质。

赵燕飞是一位用心创作的作家。她对真实生活形态的“还原”，是以自己的心灵投入（虚构性的体验）为基础的，小说中当然也可以看出她的主观情感的波动，但她努力让自己的情感隐藏起来，不使小说成为自己主观好恶和价值观念的图解与传声筒。即使在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情感表达较为强烈的《当水库开满鲜花》中，人物及生活场景、生活细节的呈现也是十分丰满圆融的，而同样反映女人、老人内心世界的《落棺》《奔丧》则更内敛而有张力。在总体上，她小说的人物形象基本上是按照人物自身的人生境遇和生活逻辑呈现出自己的发展轨迹，因此，这种对真实生活形态的“还原”是“呈现”，而不是主观意味更加浓厚的“表现”。赵燕飞的小说由此非常实在地获得了一种难得的艺术品质。“还原”式的“呈现”带给读者的是五味杂陈、混沌丰富、欲说还休的感性的美学体验，这样的作品，必定会在不同的读者心中激发起不同的感受、联想和回味。

赵燕飞小说中触及的，多是当前的社会热点现象与问题（两性关系如夫妻出轨、“小三”现象，漂泊一族，购房，教育与高考录取，养老与“啃老”等等），她的小说映射了当前社会许多普遍性的人生境遇及心理。但作为小说家，赵燕飞没有止步于此。她关注的不是普遍性，而是普遍性中“这一个人”的独特性，独特的逻辑来由，独特性背后的人性——这，才是文学的任务。

难得的是，赵燕飞的小说中虽然涉及到当下社会生活中大量的灰色边际现象和状态，但却并没有单一或绝对化的道德评判。赵燕飞在自己的小说里充分显示了她对各种社会热

点现象细致的剖析，体现出她对人性、人情的“同情之理解”，展示出一种通达的人生态度与感悟力。这是真正的人情练达和人生智慧。她的小说因此具有一种难得的精神品质。

如《灰指甲》写“小三”苏蝶意外怀孕后的心路历程，就完全超越了道德层面的简单化观照，苏蝶与权勇真挚的情感与愉悦，他们的关系与社会规则、道德伦常的冲撞，苏蝶心灵的撕扯与艰难而疼痛的自我超拔，还有阿泉的情感追求，都是对人性与情感奥秘的探幽与艺术揭示。赵燕飞总是在小说中努力寻求、呈现日常生活中人及其言行、情感、心理的合理性，这种“理解之同情”的写作态度使她的小说具有感性的润泽度，避免了简单化、标签化和情绪化的非艺术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赵燕飞的确具有一位优秀小说家的理性尺度和艺术素质。

作为小说家的赵燕飞，其艺术素质的一种表现是，她常常在小说的叙述和结构构建上保持贯穿到底的悬念。不是侦探小说式的悬念，而是基于生活逻辑和人物关系，心灵展示而自然形成的“问题”或可能性。如《灰指甲》中苏蝶意外怀孕后怎么办？《卜算子》中正值更年期的陈语发现丈夫有外遇后会如何反应？而比这种叙述更出彩的，是《隐情》的层层剥笋式的叙述方式：两位像哥们儿一样投契的男女，原来和彼此配偶有私情，互相隐瞒真相、互相慰藉、互相支撑使他们之间产生了相濡以沫的真情……这些，都使小说具有了很好的内在发展驱动力。

赵燕飞写得不算多，但很稳健，很用心。坚持这种创作态度，赵燕飞一定会带给读者更多更大的惊喜。

过去的30多年，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革。回望来路，这一点我们会看得更清楚。刚刚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文学创作“索龙嘎”奖的中篇小说《女儿行》，讲述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老哈河岸边几个女孩子的故事。那时候，中国刚刚从“文革”的噩梦中醒来，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远远地，已经听到了早春的跫跫足音，然冰雪将融未融，春雷声似有若无。“春风不度玉门关”，在荒僻而贫瘠的老哈河村，风沙弥漫，荒草连天，贫穷煎熬着，愚昧噬咬着，村民们暗无天日地苦挨着灰暗的人生。二丫、春燕、玉兰、凤霞，四个就读于农村学校的初中女生，苦苦挣扎在贫困线上，蹒跚穿行于精神荒漠。懵懵懂懂中，她们在苦境中奋斗，意欲挣脱羁绊，走出老哈河，走向未知的新生活。

正如颁奖词所说：“《女儿行》里，少女们的梦想在贫穷中如同被冷雨打湿的翅膀，难以飞翔，但她们不曾消沉，更不曾被生活压垮。她们寻着心底的信念，勇敢地迎着生活往前走，就像她们身边的老哈河，不舍昼夜地向着大山之外奔流。小说构思别致，意境深邃，叙事如同怀旧散文，文笔细腻，娓娓道来而又自然天成，等到有了结局，就此戛然而止，一种隐隐的忧伤破空而来。这是一曲青春的挽歌，更是一首生命的礼赞。”张雅琴以扎实、细致而饱满的笔触，富有生活质感的画面，还原、活化了那个历史节点的苦难岁月，写出了残酷的真实，写出了几个少女悲凉的命运，也写活了她们倔强而不屈的灵魂。小说通过切肤的真实感受，让读者体验到了作者心灵的疼痛，毫无疑问，有扯不断的感情在里面，用鲁迅的话说，是把自己“烧”在里面的。第一人称的运用，更强化了这一点。

作者从梦境起笔，中途惊醒的梦。梦见“我”（二丫）和客死他乡、结局很惨的春燕在一起慌乱地奔跑。冰封的河面，满地碎石，曲里拐弯的巷子，不见踪影的春燕，那画面、那情节、那心境，象征寓意分明，投射着“我”心里的结、心头的痛。然后，梦境引出回忆，小说在极其日常、琐屑的生活中展开，作者纯然运用白描手法，精准而精练，生动而传神，让细碎的日子堆叠起来，贯穿起来，倾诉着卑微、屈辱，述说着抗争、努力。

天地不仁，造化弄人。凤霞母亲早逝，父亲腿瘸，弟弟痴呆，她单薄的身体、瘦削的双肩过早地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学校要求住校，她放心不下那病弱的父子，给他们备下烧火用的引柴和牛粪。不料意外引起火灾，父子三人被活活烧死。作者不吝笔墨，详尽地描写了那悲惨的情境，第一次引爆了读者的情感。读《女儿行》，我总是想起鲁迅《故乡》的萧索。是的，是有一些相像。春燕家饭桌上饭菜的描写，二丫家赌牌场面的描写，都透着寒气，隐着心酸，很见功力。

压抑、无聊的农妇们，农闲时聚在树下，张家长李家短地闲聊。当有男人走过，她们主动出击，以言语挑逗，进而粗俗地、七手八脚地去扯男人的裤子，以此打发贫穷和劳苦，释放郁积的“力比多”。我注意到，张雅琴在这里使用的称谓是“母亲们”，没有讥讽、责怨，而是理解、同情、悲悯情怀跃然纸上。

在那个传统家族里，生不出儿子的女人备受歧视。“我”妈就是如此。“我”爹赌牌、酗酒，好吃懒做。动辄呵斥“我”，不让“我”念书。用手指甲使劲抠着脚后跟，是他的习惯动作。

正值青春期，少男少女们懵懵懂懂的性意识在觉醒。玉兰接到了马小军的纸条，后来又接到马小军从部队写来的信。青年男女正常的交往，却被班主任视“不自重”。老师竟然可以私拆学生的信件，并当众羞辱学生，害得玉兰没法念下去了。家人也不理解，斥之丢人现眼，棒打鸳鸯，最后被迫嫁给养蜂的四川人。豆蔻年华，花季少年，本是人生最美的时段，却如“淤泥里的鱼”，焦土上的禾苗，活得很是不堪。再次印证了萧红的那句话，那句无异于谶语的话，女性的天空是低的。在农村，有“嫂子和小姑子是天敌”之说，春燕的嫂子很蛮横，吵闹着逼春燕辍学回家干活。凭着音乐天赋，春燕本可以考进乌兰牧骑，走上一条顺风顺水的路。可文凯害得她怀了孕，闹得沸沸扬扬。她明明是受害者，不仅得不到同情，还受到歧视和谴责。先是被爹打断了腿，后离家出走，惨死天津。

和张雅琴谈这篇小说的创作，她遗憾人物性格还欠火候。我则不以为然。她们本是弱势群体，无力抗衡顽固的社会，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作品已然写出生存环境的威压和成人世界的欺凌，在强大和弱小的反差对比中，再现了她们的悲剧命运。“肉体的痛苦是一回事……悲剧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很多正是来源于令人极为感动的忍受痛苦的崇高态度。”（布拉德雷语）那个年代，闭塞的农村里的女孩，心地善良纯洁，单纯得像一张白纸。她们之间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在刺骨的风寒中彼此温暖着，这就够了。硬塞给她们一些她们所不可能具备的性格内涵，作过度叙述，反倒失真了。

作者不失分寸地写出了她们的奋斗，流淌着缱绻的诗意。“春燕悄悄地爬起身，看着窗外，说：今晚的星星真多，真亮！可不是吗。我也爬起来，和春燕一起悄悄地开始找自己的星星，给玉兰和凤霞也找了。”这段找星星的描写，就是诗性的笔墨。正是有梦想的年龄，小说多次反反复复地表达，一定要走出去，离开老哈河。这是最打动人心的地方。文学是要给人温暖，给人信心的。

我特别欣赏这一段文字：“老哈河啊，你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我再也不会回来了！很多年后，当我艰难而顽强地生活在别的城市时，老哈河竟成了我心中最柔软的部位。我夜以继日地想念它，想回去，尽管它仍然死寂和贫穷。”这种矛盾心理来自人物，也来自作者，是真实的，更是美好的。

有人说，现在的许多作家已经不会描写景物了。张雅琴写景很见筋骨，语言灵动而富有诗意，让人迷恋。老哈河贯穿始终，哗哗流淌于全篇，像淡淡的背景音乐，伴随着读者的阅读，增强了作品的抒情性。《女儿行》，这个“行”，非谓“行走”也，“歌行”之谓也。古代诗歌之一体，“歌”与“行”名异而实同，“行”本为乐曲。可见，凸显抒情性是张雅琴的创作自觉。她的景物描写笔墨俭省却极传神，贴合人物心理、故事情境。马小军从部队给玉兰写信来了，这时的老哈河呈现欢快的节奏，明媚的景致。而玉兰让爹骂“丢人现眼”，夜风断断续续地传着玉兰的哭声。老哈河的夜被她哭得昏昏沉沉，连月亮都不愿露面了。春燕被查出怀孕时，“夜色如浓稠的墨，深沉化，一切都那么压抑”。结尾一段，已上卫校的二丫，得知春燕的死讯，心如刀割。“那个黄昏，我孤独地顺着马路走。城里女孩子七彩飘飘的裙裾在我身边如溪如流，不时有银铃般的笑声飘过，和路边的花香混在一起”。鲜艳的颜色，快乐的笑声，沁人的花香，视觉、听觉、嗅觉全部调动起来，以乐景写哀，更具张力，更见沉痛，催人泪下。

明代学人叶子奇在《草木子》里指出，“谚云：南人不梦驼，北人不梦象。却于所不见也。”一些“70后”作家，恣意挥洒才情，小说写得风生水起，煞是好看，然而终究掩不住生活积累方面的贫弱。现实经验的匮乏以及由此导致的想象力的缺失，构成了他们的软肋。张雅琴则不然，她深深扎根于厚实的生活土壤，提取淬炼后，加以合理的想象和耐心的打磨，便有接地气的文学汩汩而出。老哈河，将成为张雅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我们期待着。



底层情怀： 现实主义的命脉

□毛克强

《丽日红尘》是李新勇的一部小说集，含6个中篇。这些小说曾在《长城》《飞天》等杂志发表，多篇曾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转载。作为一个颇具个性和实力的“70后”作家，他从不放弃对底层百姓的关注，从不放弃对现实的关注，从不回避人性的弱点。

李新勇于四川大西南山区，大学毕业到江苏工作。难以割舍的故土深情成为他创作的原动力，他用手中的笔为我们展示了西南边地丰富的文化和多彩的人情世态。

《遥远的诗情》以少年儿童纯真的视角，见证老一代人古朴忠贞的情感。“我”和阿健都是放牛娃，在和黄老头及老奶奶们的交往中，我们知道了黄老头和红儿与翠儿之间那种爱的胸怀、爱的生死缠绵，以及爱的忠贞。这篇小说用轻松笔触写出了一段悲惋的故事，以儿童纯真的眼光，展示了老一辈人深沉厚重的情怀。正是这种情怀，传承了民族忠贞人格的文化，注入到少年李新勇的血脉里，成为他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动力。他身体里流动的是放牛娃的血液，是底层劳动人民的忠诚和大义，以及正视苦难、豁达乐观的精神。这些给予了他人生的力量，培育出他独立的人格，成就了他的文学创作。

人们经常讲“文如其人”，作家的人格力量，决定着作品人物的人格魅力。从大凉山走出的李新勇，底层人民的贫寒生活，形成他朴实、善良、同情弱者的丰富的感情世界。正是怀着对劳动人民赤诚的感情，他的笔体验着、书写着底层人们的喜怒哀乐、幸福与不幸。现实主义的创作，根底在作家连着现实生活血脉，而不仅仅在于他描写的是什么。他必须是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经历过、体验过生活的苦难，切肤切地地爱过、恨过，这样的赤子情怀，才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命脉。

《黄河大合唱》是触及当代乡村的痛楚之作，小说以奇特的视角，描写了当今西南农村土地的荒芜凋敝、留守老人的无助、利益追逐者对土地的摧残掠夺。《失踪的记忆》也是描写曾经发生过激烈战斗的西南边地，人们出走务工，村子里死气沉沉；田地里野草疯长，大面积土地撂荒，黄鼠狼乱窜。一些打着国家开发旅游的幌子侵占土地，强迫村民搬迁。作者借老芋头的口说：“如今的一些事情，怎么看怎么像没事找事瞎折腾。不依照历史，更不考虑未来，把没有的说成有，有的却拼命抹煞掉，不对自己负责，更不对前人和后人负责，想一出是一出，喜欢怎么干就怎么干。”只有在泥土里滚大的孩

子才有对土地的深情，李新勇对土地强烈的爱，对发生在当前农村土地上的种种不幸的激烈批判，我们完全会体会到他那炽热的情怀。

《黄莺的幸福》描写北京的黄莺，为给老板讨债来到南方的东启市，遭遇不幸，举目无亲时遇到了好心人庄叔一家，于是在这里创下了事业，找到了爱情。《兄弟》描写的是在一次事故处理中少年朋友的真挚的感情，以及权力的争夺、人世的纠结。这两部中篇抒写的都是人世间真挚的感情，表现了人情之美和人性的闪光，也是作者感情的唯美追求。

李新勇的创作立足于现实，但是他的表现方法却并不拘泥于传统的现实表现手法。他有一种新锐的感觉，在他的作品中，我最欣赏他的《黄河大合唱》。这部作品有一个十分奇特的超现实的视角，那就是颇通人性的看家狗曹公公的视角。在描写当今农村题材的小说中，有写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的，而作者慧眼独具，选择了一条忠实的看家狗作为主角，用狗的视角扫描当今幻象百出的农村。狗与人对家乡土地亲情的对比，狗为寻找主人长途奔腾途中对荒僻农村的展现，狗对留守老人的守护与人的抢掠，狗抛弃惟利是图的主人而舍命抢救留守老人的义举，越看越显示出人的丑陋。对现实的虚幻处理，延伸了作者反映现实的触角，更体现了现实中荒诞的一面。

作家对现实的感觉和把握，有独特而天赋的因素，不一定是学得来的。李新勇的一些细节描写，就具有非常独特的感觉，很新鲜很敏锐。如“特别要緊的是眸子好看，忽闪忽闪的，里面像有无数快乐的问题等着你解答”。眸子里有无数快乐的问题，这就把女性眼神的活泼与深邃写得很质感很特别。“海子像脱光衣服刚刚钻进被窝的人突然被人揭了被子，瓜兮兮地被晾晒在一边”，“海子发狠般长长的吻，似乎要把人生的伤口堵住”，“海子脑子里一片空白，整个人像给掏空了，一种强大的饥饿感使他恨不得把整个世界吞下去”。突然被抛开的感觉，伤痛的无以言表的吻，一时间失去了所有的内心的空间，这些感觉真是捕捉得太特别太新鲜了。“走下火车，黄莺伸了个懒腰，蜷了一夜的四肢茶叶般渐渐舒展开来，心情也随之舒畅起来”。伸展身体，像冲泡的茶叶在开水中逐渐地舒展开，对生活精细的观察和新颖的联系，这是非常独特的感受。“出站口像碾米机的仓斗，将车厢两头的人招拢来，通过一个狭窄的铁栅门，再压出去”。作家的感觉，是最个性化、最难能可贵的。李新勇已经有了把握生活的独到而新颖的感觉，这是他的长处，应当保持和发扬。

坏学生白令涛在现实中杀人，好学生单立人在游戏中杀人，这样的对照真是意味深长，无论好学生还是坏学生。他们首先作为一个人，个人的尊严应该得到尊重，他们的内心都需要真诚的爱与抚慰。这世上也许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好学生或绝对的坏学生，正如没有绝对的好人与绝对的坏人一样。教育的责任本在化育人心，抑恶扬善，让受教育者成为人格健全的人。

作品反映的不单单是教育问题，它切中了当下生活的很多方面，教育的弊端，学校的功利，社会的复杂，生命的沉重，成长的疼痛……作家试图在较为广阔的生活图景下表现各类人的精神困顿，描绘当下中学生面临的复杂的成长环境。从某些方面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在转型期的失衡和躁动不安的社会心理。单立人的父母是下岗工人，生活的失意平素都被单立人成绩的光环给遮蔽了，单立人突然失踪，他们希望破灭、关系恶化，原来维系家庭温情的薄薄面纱被撕开，人的虚伪自私猥琐的本性便暴露出来。他们不但没有相互抚慰，反而互相在对方的伤口上撒盐。单立人父母的形象表现了底层小人物的虚荣、软弱和生活安全感的缺失。被白令涛杀死的肖老师，是一个可怜又可悲的形象。他既是一个受害者也是一个施暴者，这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形象，肖老师的形象更有力地佐证了应试教育的失败。

曹军庆以往的小说创作一直以短篇为主，他的短篇小说往往构思奇特，深沉内敛，用笔节制，充满张力，情节人物虽不复杂，却意蕴深邃，他善于透析人性中暧昧幽深的东西，他的写作曾被评论家称之为“冷峻奇崛的现实主义”。与其短篇小说相比，他的中篇显然在叙事姿态上做出了一些改变，作家试图让自己更贴近生活、更贴近人物，逼真地再现生活，所以风格上更加写实，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设置也较为复杂丰富。这也契合了当下很多中篇小说的创作特质。《滴血一剑》少了些含蓄、节制，多了些繁复、琐细，当然其对现实的批判也更加直接凌厉；与毕飞宇《大雨如注》的举重若轻、含而不露相比，曹军庆显然用笔极重，下手凶狠，他孔武有力，决心要弄个鲜血淋漓，以达到警示社会、唤醒人心、振奋发聩的效果。犹如江湖上的武林高手，有人擅长飞檐走壁，凌波微步；有人擅长一剑封喉，一掌吐血。招数不同，但各有各的杀伤力。我们尊重各种不同的美学追求和审美取向。